

“时光·阅读”丛书

# 时代发现

总策划 王亚非

文萃系列

曹汝霖：民国第一号律师 / 林天宏

张自忠将军之死 / 何志铭

后辈眼中的卫立煌 / 刘畅

陈炯明的真面目 / 何熠

叶问秘情 / 新野

三面间谍袁殊 / 马振犊

多面枭雄马克·里奇 / 李莫非

秋瑾的孤独 / 蒋勋

民国时期的“政治宝贝” / 王伟

朝鲜传奇女间谍重出江湖 / 飞扬

马云的女人 / 张瑛

蒋经国一生苦追不上的女人 / 叶细细

CIA女谍爱上卡斯特罗 / 任秋凌

Doushi  
You  
Gushi De Ren

都是  
有故事的人

《时代发现》编辑部 编

APCTUR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D

“时光·阅读”丛书

oushi You Gushi De Ren

总策划 / 王亚非

# 都是有故事的人

《时代发现》编辑部 / 编

王亚非

ARCTIME  
时代发现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是有故事的人/《时代发现》编辑部编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1

(“时光·阅读”丛书)

ISBN 978-7-5396-5096-8

I. ①都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8108号

总策划:王亚非

出版统筹:朱寒冬 唐元明

责任统筹:刘哲 宋潇婧

责任编辑:卫敏 王婧婧

特约编辑:许燕 胡作法

装帧设计:丁明 李沫璇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---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9 字数:320千字

版次: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8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## 第1辑 江湖多传奇

- “糖僧”苏曼殊 ◎ 小宝 / 003
- 在东京的李叔同 ◎ 永和 / 005
- 辜鸿铭的狂异与悲情 ◎ 稼辛 / 008
- 曹汝霖：民国第一号律师 ◎ 林天宏 / 012
- 蔡锷的文治武功 ◎ 佚名 / 015
- 张自忠将军之死 ◎ 何志铭 / 018
- 后辈眼中的卫立煌 ◎ 刘畅 / 020
- 陈炯明的真面目 ◎ 何熠 / 025
- 袁大公子的残烛之年 ◎ 口述/张传彩 整理/李菁 / 030
- 张伯驹：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◎ 李菁 / 033
- 永远的清华校长 ◎ 徐百柯 / 038
- 另类教师林语堂 ◎ 潘剑冰 / 040
- “无极”的赵无极 ◎ 编译/七猫 / 044
- 写作的叛徒 ◎ 孙郁 / 049
- 邵洵美的情与义 ◎ 口述/邵阳 整理/杨卓琦 / 052
- 赫德及其海关帝国 ◎ 佚名 / 058
- 叶问秘情 ◎ 新野 / 063

- 三面间谍袁殊 ◎ 马振犊 / 068  
火车大盗的奇迹 ◎ 史琳玉 何照新 / 073  
多面枭雄马克·里奇 ◎ 李莫非 / 078  
赝品大师 ◎ 刘海星 / 083  
无臂的拥抱 ◎ 赵涵漠 / 088

## 第2辑 春风无限恨

- 唐瑛：不落的海上名花 ◎ 肖素均 / 093  
人生如戏亦如梦 ◎ 韩梅梅 / 097  
秋瑾的孤独 ◎ 蒋勋 / 101  
民国时期的“政治宝贝” ◎ 王伟 / 104  
中国名媛任祥 ◎ 孙行之 / 108  
“南张北梅”终成绝响 ◎ 何映宇 / 111  
杨绛的百年风华 ◎ 高群 / 116  
命运的双面 ◎ 洪鹤 王瑞如 / 121  
杀气女子的传奇 ◎ 黄佟佟 / 125  
陕西人史恒侠 ◎ 叶三 / 129  
一个偏执狂的胜利 ◎ 韩松落 / 134  
永远的少女萨冈 ◎ 坏蓝眼睛 / 136  
新奥尔良的“吸血鬼”女王 ◎ 韩松落 / 139  
朝鲜传奇女间谍重出江湖 ◎ 飞扬 / 141  
川岛芳子连累我一生 ◎ 口述/金默玉 整理/李菁 / 146  
奔向中国奔向爱 ◎ 本刊综合 / 150

- 柳如是之翹 ◎ 米舒 / 155  
太太林惠嘉 ◎ 口述/李安 撰稿/张靓蓓 / 158  
全球头号女军火商 ◎ 吴成良 / 161  
马云的女人 ◎ 张瑛 / 165  
一生都与诗词“恋爱” ◎ 张国文 / 169  
陈衡哲:北大第一位女教授 ◎ 史飞翔 / 173  
莫奈的女神 ◎ 核子 / 176

### 第3辑 似是故人来

- 西装与小脚之恋——郁达夫和孙荃 ◎ 陶方宣 / 183  
谁说包办的婚姻不幸福 ◎ 叶细细 / 186  
此恨绵绵 ◎ 王鹤 / 189  
吴宓:徘徊于两极 ◎ 徐虹 / 192  
蒋经国一生苦追不上的女人 ◎ 叶细细 / 195  
蒋英忆丈夫钱学森 ◎ 佚名 / 197  
有些爱永不褪色 ◎ 汤小小 / 202  
爱她至死的浪漫 ◎ 采薇 / 206  
他将他的情书带进坟墓 ◎ 吕云 / 211  
薇拉必须在场 ◎ 望月 / 216  
为歌而生 为爱而死 ◎ 桑吉纳言 双弦 / 220  
海明威最恨她 ◎ 双弦 / 225  
俘虏了格里高利·派克的女人 ◎ 法拉奇 / 228  
被婚姻谋杀 ◎ 多尔贝 / 231

给伟人做妻子 ◎ 卢岚 / 236

比翼难双飞 ◎ 桂严 / 239

爱上一个“睡美人” ◎ 李子迟 / 243

亲密爱人 ◎ 何帆 / 248

CIA 女谍爱上卡斯特罗 ◎ 任秋凌 / 252

鸳鸯大盗 ◎ 马克·皮兹克 彼得·休伯/文 LING/译 / 255

#### 第4辑 世家有遗韵

英氏家族的遗传密码 ◎ 本刊综合 / 261

诺贝尔家族的百年故事 ◎ 文/朱又可 翻译/陈迈平  
听译/徐昕 / 266

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◎ 吴荔明 / 271

黄兴家族:有志者,不做官 ◎ 刘卓然 / 276

国学大师的悲情家族 ◎ 刘畅 / 281

曾氏家族的学术兄妹 ◎ 叶兆言 / 286

张爱玲家的女人们 ◎ 辰希 / 291

辛氏家族的 1942 ◎ 海欣 / 297



第 *1* 辑

江湖多传奇





## “糖僧”苏曼殊

小宝

中国食客，第一人当推苏曼殊。他是诗人、小说家，又是出家人，曼殊是他的法号，后人尊称“曼殊上人”。他1844年生于日本东京，东京当时叫江户。他的身世至今不能完全确定，他至少有一半日本人的血统。他五岁时随父亲回到中国，十二岁在广州长寿寺（一说慧龙寺）出家，十三岁时奉师命返日省母。

苏曼殊自小十分聪慧，四岁初学绘画，九岁师从西班牙牧师学习欧洲文字和西方文学，十三岁就读于东京上野美术学校，两年后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，后来又在日本的军校学习军事。他一生漂流，从少年时开始就多次往返中日两国，曾游历东南亚诸国，还到过印度。

苏曼殊通英文、日文、梵文，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由他首译成中文（从英译本转译，书名译为《惨社会》）。不过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言情小说，二十九岁时写成的《断鸿零雁记》风靡中国半个世纪，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读。

他写言情小说有不少新招。譬如写到男女生离死别情话绵绵伤心欲绝肝肠寸断之时，他会配上日月无光狂风怒号暴雨倾盆惊涛拍岸的场景，以突显情景交融。当然，现在的读者见得多了，再看到这么做

作的描写会倒胃口。但是在一百年以前，中国人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，那时候有多少人为了“断鸿零雁”疯狂。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青年生活的一大贡献是教授恋爱，当时青年的恋爱读本不是胡适写的，也不是鲁迅写的，而是这位和新文化运动没什么关系的曼殊和尚写的。苏曼殊言情小说传统的第一代接棒人是鸳鸯蝴蝶派，第二代接棒人是琼瑶。

柳亚子是苏曼殊的好朋友，他说苏曼殊在中国“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”。为什么说“不可有二”？因为这个和尚的生活太乱了，比现在的娱乐界还要乱。苏曼殊一生有无数女朋友，有不少还是青楼佳丽，他死后的遗物中最多的是各方女子送他的脂盒香囊，他的言情小说基本上取材于自己的恋爱经历。他的高明是他的情史乱而不脏，尽管有许多异性朋友，但曼殊和尚从未破过色戒。他是情僧，不是花和尚。茗山大师说自己在“禅堂参悟，而曼殊于妓院得道”。

苏曼殊混乱生活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的暴食症，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甜食狂人。他三十五岁死于上海的广慈医院，就是给甜食害的。

他十七岁从日本返回广东，居法云寺，深得主持赏识。住持看他还是个孩子，常常赠他糖果糕饼。自此他养成好食糖果甜食的习惯，自称“糖僧”。他二十几岁时去东南亚游历，每天五六十枚甜果，结果肠胃炎发作，差点客死他乡。他自记在杭州曾“日食酥糖三十包”。他的同事周越然回忆：他最爱吃蜜枣，“有一次，他穷极了，腰无半文，他无法可想，只得把金牙齿拔下来，抵押了钱，买蜜枣吃”。他死前三四年，肠胃病已经非常严重，住在日本还是天天莲子八宝粥，病情加剧，两日一小便，五日一大便，但他仍不思调养，因怀念国内的多种甜食而决定回国。

## 在东京的李叔同

永和

都说李叔同做什么像什么。比如做茶花女、做学生(东京美校学油画)、做老师,等等。全力以赴,认真细致。总之,最高水准。

最近发现李叔同似乎曾认真体验过日本生活。

根据1906年东京《国民新闻》记者描写李叔同的外形:(他)在久留米的绉布(日本九州久留米地方生产的一种藏青色花纹织物)的和服外衣上,系上一条黑绉纱的腰带,头上留着漂亮的七分的发型。

穿日本衣装,住日本房子,拥日本妻子,很“像”。但这“像”,首要也主要是外形的“像”。当年像李叔同这种打扮的留学生,不知有多少。

年轻时候的李叔同,用眼睛在看在活,形与色是他那时追求的根本。

但归根到底,他不是日本人,也不是茶花女、优等生和通常意义上的优等老师(教师最基本的不旷课他没有遵守)。

他知道这一点。活得不痛快,身体不自在,不管是做日本人、扮茶花女、做优等生,还是当老师。

我的理解是:李叔同不到四十岁出的家。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能从美食软床得到快感,摒弃是迟早的事。当身体不自在达到一个水

准的时候,他最终放弃形与色,弃世入山。随后,逐渐才做像了“李叔同”,做出了传世的自己。

抵制美食软床,穿破衣服,守戒律最严的密宗,能使李叔同身体得到最大的满足。跟许多印度高人隐士似的,跟崇高巅峰没有太多关系,体己而已。

当然我们不是李叔同,我们不能体验他的体验。

1906年,李叔同住在离东京美术学校不远的下谷区上三崎北町31番(现台东区上野附近的下谷五丁目)。这是我在东京最喜欢散步的地区之一,这里充满了旧日本风情:褪了色的木构小店,门前飘着小旗,弯弯曲曲的小路,点缀在许多寺庙与巨大的墓场之间。

李叔同当年租住的是安立寺的房屋,紧挨安立寺。院子五百多平方米,围在二丈多长的黑色木板墙内,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。但我在冈山的仓敷见过这种规模的黑板墙,从那紧闭的墙缝里渗出一丝丝色彩斑驳的韵味,像是在慢慢打开一段封存的历史,勾人向往,极具风味。

院子对面是兴禅寺,无数根基标从墙头伸出来,一路过去,有养佛寺、常在寺、加纳院、观音寺等寺庙。后来查了一下,上三崎这个地区,当年除了两户人家(还不知有没有住人)以外,全是寺庙。日本寺庙总带墓场。李叔同的居住空间几乎被墓场所包围,不见普通行人,没有孩子的喧闹声和各种行商的叫卖声。

李叔同为什么会选中这样一块地方居住?有心或无心?他的身体对墓场毫无抵制,会引起对死亡的幻想和恐惧吗?

身体不会做无意的选择。选择这里,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或许那时候他身体内就隐藏着远离人间烟火的渴望,与寺庙墓场气氛有一种无意的融合吧。

我至今曾三次走近李叔同：一次在大学毕业前夕，读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，完全被他吸引了。至于他的什么吸引了我，我没有多想。像所有年轻的身体一样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整块吞进去，囫圇吞枣。从此就有了李叔同情结。以后是漫长的反刍期。

第二次走近他是在前五年左右。偶然的会又一次翻阅他。读了能找到的有关他的所有资料。我思索他出家的原因，不满他的断妻绝子，留下了我当时比较满意的一些文字。

这些年又多走了一段路，现在读来，那些文字，火气太大。

人总得先安置好自己的身体（情绪、萌动等），而后才可面对他人。人生有许多舍弃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不舍弃就安顿不了自己这具躯体。

灵魂总孤独。不是多了对李叔同的理解，而是多了对自己躯体的认识。

体己，才会走到这一步。

## 辜鸿铭的狂异与悲情

稼辛

历史洪涛中的辜鸿铭，尽管姿态狂放，却是在带泪表演，以之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心。

### 让毛姆无言以对

20世纪初，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：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，不可不看辜鸿铭。

英国“最会讲故事”的作家毛姆未能免俗，他来中国，想见辜鸿铭，可是等了老半天，辜鸿铭都对他爱理不理，于是毛姆的一个朋友只好写了封信给辜鸿铭，但那边也没有回应。

执着的毛姆只好自己去找，终于来到了辜鸿铭的小院子。结果才刚刚进屋，凳子都没坐热，辜鸿铭劈面就是一句：“你的同胞以为，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，只要一招手，我们非来不可。”毛姆无言以对。临别时，辜鸿铭送毛姆两首中国古诗，但就是不给他翻译，因为给他翻译就是给他伤害。毛姆不懂中文，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两首主题为临别赠妓女的诗。

这就是晚清怪杰辜鸿铭，终生穿着长袍马褂、留着辫子的他，看上去就是一介腐儒。而实际上，他却精通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等九种语言，

通晓文学、儒学、法学、工学等科目。

张之洞在湖北经营汉阳钢铁厂的时候，盛宣怀介绍了一个名叫华德·伍尔兹的人给张之洞，说是兵工专家。当时辜鸿铭刚回中国不久，是张之洞的洋文案（外文秘书），他跑去和伍尔兹见了一面，结果三言两语就把对方打发走了。因为伍尔兹是他学弟，其实是学商科的，在上海开了洋行，是个地道的商人，根本不懂兵工。

后来辜鸿铭给张之洞推荐了威廉·福克斯，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。辜鸿铭还告诉张之洞，说盛宣怀办洋务，只是拿洋人做招牌，以夸示新政。

### “争面子而已”

“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婚在东洋，仕在北洋”的辜鸿铭回到中国之前，就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了解明晰。他少年的时候生长在马来西亚，是橡胶园总管的儿子，当时的橡胶园园主布朗没有子嗣，于是将他收为义子。

布朗在1867年回英国，把辜鸿铭也一起带去了。据说布朗告诉辜鸿铭，中国已经成为了列强分而食之的对象，唯有学通中西，才能教化欧美。这也许是后来辜鸿铭自己的说法。的确，他一生都似乎为“教化欧美”而奔走。

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说，某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辜鸿铭，哪个国家的人才最懂生活。辜鸿铭回答是中国。于是又有学生问，最懂得生活那为什么还要学英文呢？辜鸿铭说，是为了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。

而在辜鸿铭对外国文学的称呼里也看得到他的态度。罗家伦的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里提到过辜鸿铭教授英国诗的时候会说：“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。”有时则说，“教你们外国国风。”或者是“洋离骚”。



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他的机智幽默。辜鸿铭在法国留学的时候，布朗为了让他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，就安排他住在一个名妓的隔壁，于是辜鸿铭领略了当时的那些政客、军官、富商的伎俩。

每到中国重大节日的时候，辜鸿铭会在房间里往东方摆一个祭台，遥祭祖先。有人揶揄他：“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才能享受这些大鱼大肉呢？”他反唇相讥：“就在你们先人闻到你们敬奉的鲜花香味之前。”

辜鸿铭固然偏激，但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。在清末民初，洋人处处受人尊敬，还动辄批评中国的文化落后、野蛮。这让辜鸿铭深受刺激，因为在他眼里中国文明五千年，开国亦较欧美为早，但由于礼教废弃，风气败坏，竟被欧美人视为“未开化国”。对于辜鸿铭“睥睨中外，诚近于狂”的态度，同为福建人的林语堂曾经作过评述：“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。”

与林语堂后来翻译《浮生六记》等中国经典文学相似，辜鸿铭的最大贡献是把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，远扬海外，影响深远。林语堂评论辜鸿铭的译著“卓越聪明”，“正确明白”。回头看来，从辜鸿铭在1883年于英文报纸《华北日报》上发表题为《中国学》的文章开始，他就走上了宣扬中国文化、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。

### 狂人还是悲情人？

在谈论时局的时候，辜鸿铭也有自己的看法，当然也不乏狂言。在风雨飘摇的晚清，辜鸿铭似乎只夸耀过“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”（指曾国藩）。即便是对于做过自己顶头上司的张之洞，他似乎也颇有微词。而对于端方、袁世凯、盛宣怀等人，更是骂到入木三分。

在一次有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出席的宴会上，一位外国记者